

市列都



作家出版社

爱
梦幻



情

雨时

如月

著

爱

梦

作家出版社

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爱梦幻/雨时, 如月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都市系列)

ISBN 7-5063-1309-X

I. 情… II. ①雨…②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16 号

情爱梦幻

作者: 雨 时 如 月

责任编辑: 潘 婧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90 千

印张: 14.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09-X/I·1297

定价: 20.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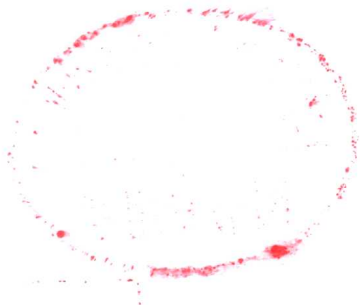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雨时、如月，夫妻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合作著述十余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铜帆》、《循着爱的踪迹》、《情爱梦幻》；中篇小说集《摩洛哥之眼》、《黑衣女人》；小说集《折光》；报告文学集《中国当代警官的倾诉》、《江之北》、《红壤上，未来世纪的构架》等书稿及其它小说、散文作品。

1990.11.10



上 篇

……我们今天称之为迷误，称之为弱点，明天会发现，那原是人生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的辛劳现在虽未得到报偿，但却将同我们永存，传颂我们的荣光。

纪伯伦诗《火写的字》

第一章

1

万籁俱寂，我是在波音 747 上真实地飞行么？

从西安转兰州，半个小时后西北黄土高原在机翼下出现了。我觉得那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里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词汇都跑光了，我无比惊骇地只想到了无比惊骇四个字。

我知道这一瞬间司马文君看不到舷窗外却在很专注地看着我的半张脸，我知道她淡淡一笑，笑得意味深长。可这真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后司马文君意味深长的微笑也不存在了。

只有黄土高原。

这就是我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大西北？为了这次远在两千里外的大西北采访，我掏出了我的良心，穷尽了我的苦心，抖擞了我的贼心去骗取宋也迅的批字。我的本意是一不做，二不休，开弓第一箭就直射新疆。司马文君说你心别太黑了，市长最多放我们这一群野马跑到兰州。我说法乎其外，得乎其中。兰州也不错，到兰州也算圆了我的西北梦。

宋也迅果然只批我们到兰州。他亲手圈定了三个人：我，陆秉情，《现代都市》杂志社主编；司马文君，我的搭档，《现代都市》杂志社副主编；还有我们的摄影记者，人称张大师的张四

野。

人还没有去西北，我那篇名为《西北，西北》的重头社论稿已写出来了。鬼使神差的，我没有写乌鲁木齐，写的是兰州。司马文君料定的，宋也迅只让我们到兰州。

我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这篇《西北，西北》，这是我充满激情的得意之作。

西北是一本正在打开的书。长期以来，我们只读到这本书的第一页。

想到西北，就想到长城烽火，楼兰古城，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平沙落日、黯然临洮、阳关喋血、黄河夜渡，想到唐诗、宋词中一切悲怆呜咽的意境。

进入现代，我们听说了沙漠绿洲，听说了石油宝藏，听说了兰新铁路，听说了天然气，听说了风能、太阳能。当酒泉上空腾起第一枚导弹矫健的身影时，我们被那耀眼的弧光激动得欣喜若狂。我们为中国，也为西部骄傲。及至走到敦煌，看了“丝路花雨”，知道鸣沙山的沙韵、月牙泉的泉音，就有了解不开的西部文化情结。

西部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但西部似乎离我们还非常遥远。当波音 747 飞临这一块热土上空，我们看到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接沙漠的古丝绸之路时，我们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呼唤，好一阵子的热泪盈眶。

国际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和开发潜力在西部，正如后来美国广袤的西海岸地区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后援一样。中国的西部，石油、矿产、牧业、旅游，所有取之不竭的宝藏全在西部。中国的西部，是资源的热土、文化的热土、旅游的热土。西欧、印度、中西文化在此与华夏文化碰撞；革命传统与现代观念在此交相生辉。所以，有眼光的投资者已经把投资重心向西部转移，西部的崛起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而

西部也正敞开情怀，迎接这个历史性开发时期的到来。

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必须立即触摸西部的脊梁，认识真正的西部精神。我们将踏上位于兰州、建于清代的黄河第一桥，我们将以此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

国家已经把兰州市确定为内陆开放城市之一。接着，又把兰州确定为建成西北商贸中心的战略基地。我们选择兰州作为走入西部的第一站。

我们对西北的认识还刚刚开始，我们将和读者一道，继续向西北深入。

西北！西北！

“陆秉情，真有你小子的！”宋也迅读完社论高兴地摘下他那副水晶老花镜往宽大的桌面上一摔，他这种放纵粗痞的语言和动作，实质上是表明对我的极度欣赏。和这位市长，不，严格地说是副市长称朋道友许多年，我知道这位老兄还真爱才，爱真才。

宋也迅接着拿起一支很粗的铅笔，在我的稿子上大写了“力透纸背”四个字，再画了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他签名遒劲有力，一笔划成，而且从来不用眼镜。我知道这是一种心态，一种习惯，一种气势。因为我是《现代都市》的主编，他是《现代都市》的兼任社长，我的稿可以直接发排，用不着他老兄审读签字的。我有点莫可奈何地看着他的表演，他的作派确实有很多表演的成份，大概是当市长，不，副市长，熏出来的。

我等待他的另一份签字。宋也迅慷慨地签了，一万块。不过一万块的宋也迅远没有力透纸背的宋也迅签得神气，虽然我真正需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没有这一万块，就没有杂志社成立后远行的开弓第一箭，就没有西北梦，就没有波音 747。很久以后，我和宋也迅几乎反目成仇，但想到他的许多签字和支持，总还是久久地心存感激。我不是那种让仇恨可以把心肠泡硬的人。

现在，我终于登上了 747，终于来到了西北黄土高原上空。然而，我并没有发现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接沙漠的古丝绸之路。没有村舍，没有牲畜，没有人迹，没有绿色，没有飞鸟。8000 米的高空上，连云彩也没有。有的，只是一望无垠的、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

这正是让我无比惊骇的所在。我渴盼的西北原来既是运动的，又是凝固的；既是复杂的，又是单调的；既是咆哮的，又是沉默的；既是生命的，又是死亡的。面对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我真的只会使用无比惊骇四个字。

在那一瞬间，连波音 747 发动机的轰鸣声也消失了。我感觉飞机已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固定在 8000 米高空，我仿佛听到了死的微言。接着飞机垂直下坠，无声地飞向一种亘古不变的宁静，亘古不变的永恒。

2

司马文君自己不说，但也并不反对我时常介绍她的诗人身份。她的诗确实写得不错，在当代诗坛上小有名气，得过《诗刊》奖，得过《十月》奖。她的第一部诗集有老诗人邹荻帆亲自写的序，称她是人世间真情挚爱的女歌者。所以司马文君在飞机上读纪伯伦诗文集《先知的使命》，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我慢慢睁开眼睛，我突然发现《先知的使命》中，夹着一张彩色的观世音菩萨显圣真影。我听司马文君说过，她在北京雍和宫跪拜时，心有所动，感到一种庄严圣洁的佛光的呼唤。礼佛结束，她向功德箱中投放了一张百元人民币。她的一举一动被一位长老看在眼里，在她离开法轮殿时，唤住她送了一份精印的观世音菩萨显圣画像作为祝福。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份烫金的宗教印刷品。在观世音菩萨的

画像下，印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即那个有名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类。

司马文君在默诵波罗蜜多心经，至少我感觉她在默诵波罗蜜多心经。一般地说她算不得美丽，但对别人却很有吸引力。很久以后我才闹清楚，这种吸引力有一部分就来源于宗教本身的魅力。这一刻，她那种专注的样子，那种心境澄澈，物我两忘的样子，确实就产生了一种美感。我是F座，她是E座，紧靠在一块儿，我嗅到了她长发中淡淡的清香，就像梵香中那种白莲花的幽深味儿，我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宁静。

我和司马文君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在北京，我知道她跑遍了所有的佛教圣地。知名的像雍和宫、像戒台寺、像卧佛寺、像潭柘寺，不知名的就更多，像天宁寺、像报国寺、像法源寺、像大慧寺、像广济寺、像西黄寺之类。要说她对佛经，对教义有什么研究，那是笑话，难得的是她把自己整个浸润在宗教里的那份虔诚。除此之外，她还去清真寺参加过礼拜，去天主教堂领过圣餐，去道观参拜过天师。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比信徒还信徒。奇怪的是，她在哪儿都能得到礼遇。连轻易不让外人进入的北京牛街清真寺，也对司马文君网开了一面。

司马文君最得意的时候，常常说我是上帝的女儿，或者说我是神灵的女儿。

这倒还不算什么，司马文君对易经还真读通了一二三，倒有点出我意料之外。

有一次，为了她和宋也迅的关系问题，我们俩大吵了一场。我不是个会吵架的人，一冲动手指就抖，胃里就堵，老半天缓不过气来。就盼着打嗝，偏偏越盼就越嗝不了，吐不出心里那一团秽气。

那一场架把我吵伤了，第二天就是一付病怏怏的神色。司马文君大概有些不忍，是很真诚关心我的样子，嬉笑着陪礼道歉。

我说道什么歉，总有一天我会被你气出胃癌来。司马文君愣了一下，说你可别瞎说。接着她叹了一口气自责：是我不好，我用易经给你测一下字吧，我从来不替别人算的。

司马文君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我发觉她眼睛水灵灵的，很亮，她眼里有一种狡黠的真诚。她用一种小妹妹的亲昵对我又写又划，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陆秉情，繁写的陆字有 10 划，属于上卦的 2 兑。秉情两个字加起来 18 划，按 8 极除 8 余 2，下卦也是 2 兑。2 兑与 2 兑相交属易经中第 58 卦，按你姓名总 24 划应属平。平的爻辞是……

司马文君想了想，在纸上写出来：“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她的记忆力惊人地好。

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却满面春风，一脸得意的样子。

惬意地说，“疾”与“喜”对比，指的是治病的喜悦，你的胃绝对不会有毛病。广意地说，你为人中正，坚毅，会主动寻找安稳持重的人结伴。即使周围有小人，由于你自身的刚毅，可以断然去恶，这是为喜。

人没有不爱听好话的，更何况她说得有根有据，于是满天的乌云都散了。我坐下来看稿，司马文君却又在她的名片上写了几行字送给我。

“一份忧心一片真，良莠混杂难辨清，心中已有好日月，何须忙乱问雨晴。”司马文君练过硬笔书法，她的字奔放洒脱，另有一种阳刚之气，这是她又一个自鸣得意之处。然而我明白她苦心撰写的爻辞箴言多有所指，不但不再生气，反而心存一份感激。

后来我才知道，司马文君既不姓司马，也不叫文君，这是她的笔名，我相信这个笔名她也经过了易经的测算。然而司马文君居然能说动派出所，连她的身份证都改了过来，足见司马文君的

本事非同小可。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又看了司马文君一眼，司马文君也正好抬起头来迎住了我的目光。她还是笑得有点意味深长，笑得很淑女的样子，她说陆秉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反问她，你认为这次西北采访会成功吗？

“愈后不好。”活见鬼，又不是有病投医，什么愈后不愈后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司马文君又追加了一句，显得有点莫测高深。她这个人就这样，保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一点神神道道。她身上有点仙气，或者说巫气也一样。

我不知道兰州带给我们的是祸是福？

3

张四野是那种一眼看过后就知道比摄影记者还摄影记者的人。他一米八二的山东个头已经够醒目了，再加上他头上那顶尼康摄影帽，有十几个兜的尼康摄影背心，就更醒目。然后，背包卧伞的在身上挂满了特大号的三角架、铝合金的摄影箱、帆布的摄影包，摄影包的边兜里还插着一个从不离身的雀巢咖啡瓶饮水杯，杯里永远有碧绿的新茶水，那就真是醒目，醒目，醒醒目了。

张四野进机场安检时，从来舍不得让他的宝贝器材给射线碰一下。不管怎么解释射线对胶卷无碍，他却宁肯把箱子打开来让武警开包检查。每当箱子打开，露出一台哈萨、一台尼康、一台美能达的机身，大小五个变焦镜头，以及排放得整整齐齐的30来个胶卷，引来少男少女武警战士啧啧称奇的艳羡时，那就是张四野最开心的时刻。不过这种时候也并不很多，大多数场合张四野扬扬记者证也就过了关。他嘴甜，讨喜，而且给人安全

感。

张四野原来在摄影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在杂志社里自我感觉还特别好。牵涉到摄影的问题，他不允许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和他争辩，说不了几句他就会一边挥手，一边说：“去去去，你玩过几天快门还跟我争这个！”他骨子里有股天然的傲气、超常的自信，我原来真不知道他这点优越感是哪儿冒出来的。时间一长，才知道他们家老爷子是退下来的副省级，张四野属于省内的高干子弟圈。这种出身带来的性格优势让张四野受益匪浅，他的片子竟越拍越好，渐渐地就有了点小名气。

张四野还有一个可爱之处，就是爱摄影器材如命。每次采访前他都要一台机器一台机器整理，每次拍完片他又逐个用皮囊吹，用毛刷刷。对别人的器材他也有那么点不吝赐教，从此张四野就得了个张大师的雅号。当然，一半是调侃，一半也是友好。

在西安登机时，张四野的登机牌是D座，我们三个人顺在一块。可张四野说他个子大，嫌挤，他要一个人到后排的空座上靠舷窗边坐着。而且，他还意味深长地追补了一句：我要找感觉。

张四野是在看到四位空姐中特别姣好的一位小姐后说的，我知道他在说“我要找感觉”的时候已经找到了感觉。张四野在到我们杂志社拍建筑之前以拍人物见长，拍人物中又以拍女性见长，拍女性中又以拍女演员的剧照见长。他先后曾拍过十来个剧团、几个电视剧组的剧照，有些青春少女像曾做过某些期刊的封面，这是他摄影生活中颇具华彩的乐章。

张四野在那位子时就跟我打了招呼，你瞧我呆会儿要给那位小姐拍照。我说张大师你没门，这是在空中不是在地上。张四野说打赌，一包红塔山。

就在我对黄土高原无比惊骇时，司马文君给了我一个眼神。我扭头看去我们张大师果然开始了对目标的进攻。

那位姣好的空姐婉言谢绝了张四野的请求，可张四野却仍然不依不饶。他说我是《现代都市》的摄影记者，我是第一次到西北采访，第一次乘坐你们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拍片是我的工作。你说会影响你的工作，我说你照样干你的，我跟着抓拍，在你完成工作的同时我也完成了工作，两全其美这有多好。而且我保证全部片子都送你一套。我还敢保证，你大概从来也没有拍过我给你拍的这么好的片子。

请示乘务组长，同意拍摄。张四野便浑身都铆足了劲，而且立刻成了全机舱的明星人物，这是他的天性，他很快能在不同的场合成为中心。他端着相机时站时蹲，不时还给我一个快乐非凡的嬉笑。我知道他很得意，他赚了我一包红塔山。

张四野对女孩虽然特别有感觉，但他这个人确实具有大师风范，没有花心，属于坐怀不乱的人物。所以张四野的口碑特别好，女孩子对他也特别信任。他曾经随一个电视剧组在云南拍剧照，剧中有一个外籍女演员的全裸镜头。导演把所有的演职员全部赶走了，只留下了自己和摄像。后来回头看见了张四野，却说你不用走，你可以留下拍剧照。那个时候导演并不太了解张四野的来龙去脉，但导演觉得这个大个子摄影师完全可以信任。

张四野说他果然不走，他说那位洋妞本人根本不在乎，倒是我们自己装神弄鬼。张四野就用长焦镜头远远地拍了一组全裸及半裸的剧照，他说那是一组典型的三级片。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看过大师的三级片，不管你怎么激他，张四野有他的一定之规。他说那怎么能看，一是怕你们心术不正，看出邪门歪道。再说也有个隐私权问题，有关原则问题的事我不会让步。张四野说完就是一阵开心的大笑，笑得很像真大师的样子。

张四野确实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很多，但全部都主动公之于众。第一组原则是对毛主席的崇敬，对共产党老干部的

肯定，对 721 大学的感情。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 721 大学，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自己办的工人大学，张四野当年就是从这种大学毕业的。

第二组原则是一不下海，二不从政，三不交友，不管是男朋友、女朋友。像他这样的省级干部子弟，下海的早赚了个百把万；从政的早弄到了正处级。只有张四野不急不躁。他就喜欢摄影，他就呆在那个不穷不富的省文化厅艺研所，吃一份皇粮，干他自己喜欢干的事。至于不交友呢？他认为交女友添乱，交男友麻烦，他对谁都一样，不搞特别的哥们。所以，跟张四野共事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第三组原则是我请他出山时，他向我宣布的。当时摄影家协会向我推荐了他，我不认识张四野，但张四野知道我。

张四野说：第一该我干的事，我决不含糊；不该我干的事，我也决不沾边。第二该我拿的钱一分钱不能少，不该我拿的钱我一分钱不要；第三艺研所是个金饭碗，钱虽然不多，可白拿钱没活干，所以我是决不会调进你那个杂志社，我就给你打工，陪你陆老师玩两年，艺研所不管我。我打工，只认你一个法人。陆老师是知名作家，给你打工我不掉份。至于其他人，对不起，我不管在位不在位，给钱我不伺候，不给钱我更不伺候。

当时听张四野说他的三项基本原则，我就越听越觉得有股离退休老干部的牢骚味儿。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老爹是副省级，后来知道了我才恍然大悟，张四野为什么会叫张四野。

张四野在飞机上风光的时候，司马文君开始认真地读她的《先知的使命》。司马文君读得很投入的样子，对张四野的活动完全视而不见。

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微妙。

我和我的妻子晓荷都很清楚我性格中的弱点，一个是多愁善感，一个是处理问题非常情绪化。我这样的人其实很不适合去挑一个关系到群体生死存亡的重担，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曾为此付出过极其惨重的代价。

此时此刻，我突然从这架飞往兰州的波音想到另一架飞往深圳的波音；从身材魁伟、活得有滋有味的张四野，想到另一个身材也同样魁伟，却活得沉重兮兮的郑汉旗。

很久以前，我还没有写小说，没有得过奖，没有人叫我作家，更没有后来成为专业作家的殊荣，我只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重型机床厂热处理车间的普通技术员。我们技术室三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连工学院毕业的阮功勋，其次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郑汉旗，最小的是我。阮功勋管工艺，郑汉旗管设备，我管试验室和仪器仪表。我们三个人不仅是很好的搭档，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无忧无虑，那个年代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我们生产的机床没有销不出去的事，我们的工人没有发不出工资的事，一切都有国家考虑着。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最爱干的事是搞新设计，搞技术革新，从每一台崭新的机床中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那时我们三个人搞了一个重大的革新课题，我们要实现万能铣床主轴的软氮化，并且决心在主要参数水平上一举超过日本。我们为此废寝忘食地忙碌了半年，软氮化工艺是阮功勋制定的，软氮化设备是郑汉旗设计并亲自监制的。我分管滴控和气体分析工作。

第一炉试验产品要连续处理三昼夜，前两天我们三个人轮流